

有啥病

又名《病城》

杜禅 著

失眠者失去的是什么梦？

世俗云雨中，精神迷梦栖身何处……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有啥

又名《病城》

别有病

失眠者失去的是什么梦？

世俗云雨中，精神迷梦栖身何处……

杜禅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啥别有病/杜禅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80-7381-1

I. ①有…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9758 号

有啥别有病

著 者 杜 禅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编辑荐言

有资料显示，在以色列医生罢工的半年里，全国患者和死者同比下降近五成。必须强调的是：这并非偶然孤证与个案。它无情地展示出一种现实——从某种角度说，人类正阔步行进在迷途之中。

这部小说的故事层面，写的是主人公因生理病症而做的医务诊疗与自我救赎。作品透过各色人等在当下社会遭遇的各种光怪陆离的世俗故事，揭示出生命和精神在物质世界的尴尬；是以世俗故事为支点，撬动对生命的逻辑与非逻辑的拷问。从贪欲与疾病，恐惧与疾病，肉体与心理，因与果……相互转换等等，推导出社会、人文的病与病灶、病因。这种对生命与精神的叩问，集合了一系列正题与反题，比如，正题，人是患者，反题，又是自救的主体；正题，药是治病的，反题，又是把病的意识植入人身的介质，等等。

本书借用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表现人性的美与善。文化与疾病的关系是本书在世俗故事层面之下探讨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疾病愈来愈多，如果我们所处的文化导致病症迭出，那么就应对这种文化重新审视和反思了。

为了多层次表现生命悖论这个主题，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文本方面的实验，比如，将佛教经典《五卷书》、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和基督教教经典《圣经》（这些教义的核心就是凝视人的生命）的手法以及当下流行的微博体有机地引入，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在形态上，还进行了“图案式”的实验，比如，书面上有三角形，和倒三角形、局部弃用标点、不设目录和节题等等。

在书前引文中，有“基督这只虎”这个语词。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是救世主。这部小说化用为“自救”的意思，至于虎，当然象征力量。作者希望从故事的变化和命运的演绎看到人的力量，人的自觉。通过改变，通过修正，我们可以走出疾病，远离疾病，使生命之树更加丰满、壮硕。这部小说最初即以《基督这只虎》为书名，后考虑到读者感知等因素，就换了个通俗些的。这也是一种“变通”吧。

在岁月的青春期，
基督这只虎来了，
在堕落的五月，
山茱萸，栗树，
开花的犹大树，
被吃掉，被宰割，被饮下，
在窃窃私语中……

—— [英] 艾略特《枯叟》

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
应付事物本身，因为人类并不是生活在物
理的事实世界中，而是想象的激情中，生
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
境。

—— [德] 卡西尔《人论》

关于节题消失的说明

由于某种隐秘的原因，三十个节题在内文找不到了。

这三十个节题，像机灵的精怪，纵身跃入内文的波涛之中。它存在，却看不见……于是，阅读成为了一种寻找，带有一种巫术般趣味的寻找；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只伟岸雄奇的虎，不仅徘徊在山坳，还在林间奔跑或伫立高坡回首，浑身上下绽放着金属般的光华……

城市环游

会笑不会

真假呼噜

27 号病床

多项式疑问

梦精与根骨

祸

普通者最聪明

我不认识你

悲悯视角

旋转的雨巷

一次德商实验

梦回原始

假性假说

好人中的坏人

时间窗口

荒唐的病假

吃鱼能得麻风病

青春期间号

以星象学的方法数高楼

带有光泽的女性

南湖村海市

镜片里蜃楼

革命秀的副作用

封口令

歌曲是种药材

人的翅膀

后遗症

双重世界

复活

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后来成了笑柄。当时方程十二岁，吃饭欠胃口，看着盘子像遇到难题，苦歪着脸。家长带他到医院，名医开的药方是喝面条——“每顿都喝一大碗面条，把胃撑大了，他就想吃饭了。”

那时候，人们很单纯，对大医院里的名医尊奉如神，回到家一盆面条就端了上来。方程一连喝了几天，果真对饭菜有了热情。他的家长就把这灵验的妙法推荐给同事，去灌那些挑食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方程把这事当笑话先后讲给几任女友。“这哪是胃给撑大的，是害怕。我喝面条是不要吃药，可老喝面条也不好受，只得改成吃饭。”后来方程荣升父亲，“面条论”又让他悟出了新的东西。什么叫没胃口？那时候生活困难，没什么吃的，加上不会做，连炒鸡蛋都敢放酱油，又黑又糊，当然没胃口。至于喝面条，那是名医的一个策略，因为一大碗面条本身就等于吃饭。不管你是对大碗的面条害怕，转头吃餐桌上的饭，还是多喝面条撑大了胃而有了食欲，反正达到了目的：让你的食物营养跟得上。

这里有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信任——你信任医生，你的病就能好。你信任多少，你的病就能好多少。三十年过去了，方程步入成年，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再那么信任大夫了。

一个患者需要治愈，通常的办法就是经过大夫诊断，开药，可是多年来，方程却回避着这个叫做医院的地方。他对医院的看法比较差。

哪能这样呢？遇上头疼脑热常见病，总是进行检查。验尿验血，没问题的话就做心电图，还没问题，去照胸片CT，再没问题，这才把你从连环阵里领出来，让你放心——这只是一场感冒。如果遇上疑难杂症，大夫们更热衷于运用排除法的，将病人送进X光片、彩超、CT、核磁共振、穿刺等等科技成果里。这些报告带着冰冷的面孔成了帮凶，并给大夫铺了条宽阔的退路。有退路就有

一切。大夫能够摆出不大在乎的轻松姿态了。

方程患的是失眠症。这种病症究竟算什么呢？说它常见，却没有什麼有效的办法，归到疑难杂症，又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不管普通大夫还是主任医生，都拿它没办法。“气血两虚”、“心肾不交”，中医总是这两句话；西医的观点总是“神经衰弱”、“心理障碍”。开了药方之后，医嘱患者要加强活动，戒烟限酒，遇事想开点，培养好的生活习惯比什么都重要。实在撑不住了，可来点安定——针对服药方式这种小事，大夫倒乐意秀出学有专攻的表情，音色也随之明亮得多——

“先是半片，逐渐增加到一片，要是还不行，那就增加到两片。”

方程还遭遇过这种情况，坐诊的大夫将他的病情往抑郁症上拉扯。当他重申自己只是失眠，大夫略停一下，用眼角瞥着他，那是权威的眼神，也是一种“既然我是大夫，你就不要多言”的责问。

“我睡着了也和没睡着一样，能清晰地看着自己做梦。”方程只想针对自己的病情开方子。他可不能让医生，把自己丢到一个谁都可以被丢进去的药坑里。

“这只是抑郁症的前期。”大夫说，“你不能简单地就失眠而失眠，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失眠。”

对失眠的生成原因以及它和精神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大夫漠然不顾，他们只管给你开药，哪怕这些药片仅仅是对病灶的暂时控制或者遮掩。

当医院走向商业化，病人除了是病人，他还成了一笔业务，一个有体温的提款机。假若将某些大夫的白褂子脱掉，将医院的牌子换上“肉联厂”，你就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所谓“天使”如何变脸成验货的质检员。

病人一进医院就成了同类型号的产品之一，而诊室则成为美化了的人肉车间。得了感冒给你开一样的药，患了发烧给你打同样的点滴。失眠本是由生活动荡引起情感波动造成的，原因很多，可他们照样给你开同样的助眠药。你和其他病人唯一的差异是：药方上的姓名。其实，在大夫眼里连这个差异也没有。

方程决心解决失眠问题，先后去了三家大医院挂了五个专家号，他像复读机一样将说过的话继续重复着——“几乎每天都一样，先睡两个多小时，就醒了，大约半夜两点左右，想想事或看看书，凌晨五点再睡一个多小时，这次就不能称为睡觉，因为总是做梦。”

每到这时候，他就停下一会儿看着大夫。大夫如同一个师傅教的一样，不

约而同地问：“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可不短了，只是这几个月加重了。”

“噢，什么原因？”

“这个……”

“失眠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大夫额外地增加了季节因素，“冬天血管收缩，对睡眠不大有利。”随之将季节问题略过，模糊、巧妙地过渡到了心理咨询。等方程声明他的失眠和心理咨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大夫笑笑，又权威地问他第二个问题：“既然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现在想起来看了？过去看过没有？”他回答过去基本上没有看，因为这一段时间比过去严重，直接影响了生活和情绪。

“能高兴起来吗？”大夫听到“情绪”，马上问。

“只要遇到高兴的事还是没问题的。”

大夫再次点点头，问下一句：“会笑不会？”

方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很意外，皮肉都紧了，当他知道这只是了解症状的一种方法，就像肠胃医生关心病人放不放屁那样，便很理解地试着笑了笑——这是一个机械的便秘式的硬笑。

大夫摇摇头：“不，不是这会儿笑不笑，我问的是平常，你平常会笑不会？”

2

第二次，方程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个博士生导师又问到笑的问题。他已经有所准备了，咧开嘴迎合了一个很会笑的样子。导师级大夫的水平比较高。水平比较高的人和学问比较多的人有区别，一张嘴就能听出来。学问比较多的人爱将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以便在越来越复杂的云雾中盘旋出比较多的学问来；而水平高的人则相反，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将问题简单化说明他看

问题有准头，切中要害，百步穿杨打中了靶心。

这个水平高的导师在诊室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温水煮青蛙”——一点点地加热，咕嘟咕嘟，等青蛙知道自己危险，想跳出来时已经跳不动了。大夫告诉他抑郁症分三个阶段。先是不知不觉的轻度，继而中度，再从中度恶化到深度，到了这种地步你就不由得产生轻生的念头了。你一天到晚总是不由得想到怎么死，看到高楼和绳子也会不由得联想到自绝。当然，抑郁症还是可以挽救的，那就得从抑郁症早期下手。抑郁症最明显的前兆就是高兴不起来。依大夫的问话来看，这高兴与不高兴之间有个衡量尺度，那就是看你会笑不会笑。

方程没有理由不及时地又笑了一笑，他对日常生活没有丧失一点兴趣，没有感到生命无意义，没有对人生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重申自己很正常，除了失眠，其他一切都正常。

“怎么可能呢？”大夫问，不知在问谁，病人还是自己。

“真的，我一切全正常。”

“失眠本身就是病。”导师级大夫指出，“你失眠已经不正常了，再说失眠还能导致其他的病。人体中有八十多种病与失眠有关。”

“噢，这么多？大夫请快把我的失眠问题解决了吧。”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

“失眠搞得我很痛苦，我又不想总吃安定，每次两片都没有用，安定并不能让我安定下来。我总觉得还有更合适的药。”

“那你说说，什么才是最合适的药呢？”

“我不是大夫，也搞不清什么才是最合适的药。我有时还想，可能已经有了，只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导师级大夫似是而非地看了他一眼，既猜得出病人说的什么话，又觉得这句话不那么容易明白。“你还是没有明白。”导师级的手指在桌面轻轻磕了两下。

“我明白。”

“你没有明白。我刚才说了，轻度的就是病人自己感觉不到。你都感觉不到，你怎么知道你没问题？再说失眠，刚才说了失眠本身就是病。世界上早就有针对失眠的药了。”

“可它对我不管用，我觉得应该像治感冒、发烧的药一样，吃了就有效果。”

导师级大夫说：“这和你是什么样的人有关系。我的病人很多，他们服从医生，很听话，吃了药就见效。你呢，说你固执偏激都是轻的。像你这种人就是容易失眠。病如其人。”

“失眠和性格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我多年来的观察可以下这个结论，病如其人。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病。”导师级大夫决定换个话题，“有没有幻听的情况？”

方程专注的表情收回来，变得听话的样子，按照对方的意思服从地想了一下：“偶尔会有，看电视时，听到手机在卧室里响，走过去一看其实没有；在街上走着，也会隐隐听到有人叫自己。四下张望，其实什么也没有。”

一个正常的人叫医生这么一番询问，很难不揪心。幻听是种精神现象，它如果不存在的话，在别人的一再询问和引导下，很容易从看不见的角落唤起。幻听，这种没有分子结构的东西，有着一种自身的复杂之妙。方程从医院里出来，从存车处传来一声喊叫，放在以往，他能够从声音的曲线，判断出那个声音像块石头掷向别处。而此刻，则觉得宛如一个风筝，飘在了自己的头上。

3

当然，也不是都在桌面磕那么两下，另一家全国百佳医院的老西医就没有磕，而是扶了扶垂下来的老花镜，打了个哈欠，只有阅病无数的人才有资格打着哈欠坐诊，这个哈欠疲倦而不失风范，透着无所顾忌的美。老西医顿了顿，像从洞穴探出头的狮子：“说。”

“说什么？”方程没懂。

“幻觉呢？”

“幻觉？”方程紧张思索，“应该没有，还没有看到实际不存在的东西。”

“说。”

“……什么？”

“有没有白日梦？”

“这个，”他迟疑地回答，“偶尔会有。做某件事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其他的事情，又从这件事联想到另外的事情，有的还真的以为发生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白日梦。”

老西医又无所顾忌地打了个哈欠，扶了扶眼镜：“说。”

“说……什么？”

“这算是白日梦。后半夜呢？你说你后半夜总是做梦，你都梦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梦，只要是人间能发生的，我的梦里都有，甚至……没发生的我的梦里也能出现。”

几个专家都没有为如此神奇的梦表示什么。对这些主任医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权威来说，方程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梦其实很一般。他们听到过更奇怪的梦。比如梦见自己死了或者与在现实中从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一起喝酒、行凶。外面的走廊还有病人候诊，大夫们看在专家号费用的面子也只能应酬到这种程度。只要让桌子侧面的病人知道，经过一番专业解答，不可避免地进入某种病症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轻度范围就行了。他们的责任也是划分范围的。

方程拿着开的处方到楼下撕了，丢掉，再找别的大夫。他看出了这里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既承认失眠与心理有关，可是解决途径却与心理没有关了。他们只开生理方面的药。从逻辑上讲，完全称得上没有对症下药。当然，这也怪不得他们，药房也只有这方面的药。

几个月后，他们去南湖村拍片，方程多年的痼疾意外地被那里的音乐治好了，可以睡上一个救命的囫囵觉。

马太对此发出了质疑，红色歌曲能让他睡上好觉，这里有什么逻辑关系吗？马太喜欢和方程争执。为此，方程作出强有力的回答：“什么叫什么逻辑关系？这正好说明失眠是种精神因素。红色歌曲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我不管，只要治好了我的失眠，让我睡了好觉，让我感到了希望，让我振作起来，它就好比药强，它就是好东西！”

方程是尊重逻辑的。他发现看病的时间和看病的效果存在着逻辑关系。如果早点去，后面还有病人排队，大夫看得不那么专心；如果快下班时没有了病

人，大夫就似乎会因为后面没有了患者而存点耐心，询问和解释的或许会详尽些。那天他又换了家医院。每次叫到他的序号时，都背过脸保持沉默。等放过排在他后面的三个人之后，这才应声进去。已经五点半，长长的走廊空空荡荡。

4

女大夫，盘着一个宋庆龄式的发髻。她一定觉得自己具有国母般的高贵气质，也一定经常听到别人赞美她拥有绝代的风姿。她流露出和蔼的笑容做个优雅的头势从方程背后看走廊里还有没有病人。这是个让人信赖的专家。

那天，气温偏冷，方程看了女大夫，又看了侧面的窗外，几条干枯的枝桠在夜空静静地伸着，仿佛有几片雪花缠绕。方程猜到女大夫要问关于会笑不会的问题，从进门到坐下的过程中，他已提前在脸庞布置好了均匀的微笑。

在经过同样的路数之后，终于到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她“噢”了一声，然后鼓励地微笑：“比如说……”

方程笑着低下头想了想，他不是回想什么梦，挑选什么样的梦，而是琢磨告诉不告诉她。女大夫看他迟疑，便问是不是第二天记不大清楚了。

“不，我醒来还隐约记得，起床之后就忘了。大夫，我的梦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又有着一定的关系。现实中发生的事，有时会在短期内在梦中发生，有时会很长一段时间绕回来。”

“比如说……”

方程依旧笑着说，嘴角向后拉扯：“我们现在的这种对话，医生和病人的对话，不定什么时候我的梦里可能再来一回，只是不一定和今天的一样，它可能会以别的方式出现。”

方程本来只想说明他的梦的形态，当他发现她的脸庞涂上了一层不自然的潮红，不易察觉但还是能察觉出来的窘态，突然意识到她被点到了弗洛伊德的性爱之梦。弗氏理论核心之一就是在梦里进行改装与变形。有一会儿，屋里有

点儿过于寂静了。

“现实和梦有着明确的关系？”

“是的，”他暗暗松口气。“现实会在梦中再现，梦也会在现实里重来。它们曾经发生过，又没有凭证；反过来，没有凭证却又发生过。这种状态搞不清是一种生理上的问题，还是精神性的问题……”

“比如说……”女大夫问。

“这情景有点像童年的梦，每次做梦总以为是真的，在梦里大人说去动物园，醒了以后就吵着去看狮子；梦到西瓜，醒来就在桌子上寻找还问被谁给吃完了。幻觉变成了第二现实。”

女大夫迷惘了，她迷惘的眼睛转向了恭立一旁的实习生，似乎在问他听懂没有。方程赶紧解释：“大夫，我是说，我经常感到现实生活中像梦一样，比如说，我和你在谈话，不定什么原因，我就觉得此景此情恍如在梦里发生过。”方程笑着说，可又觉得表现得过于欢快了，不像病人。

女大夫想早点结束诊断：“咱们不说梦，今天光说失眠。”

“对，”方程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方程高兴得早了点，女大夫只是给他号了脉，又对实习生交待了什么。实习生随后把一张写满的药方递过去，女大夫在药方的右下角，签了自己的姓名。她给方程讲药物的功效，药内独含生物活性物质，能够直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干尾端，调节植物神经使大脑皮层进入松弛状态，修复受伤基因，达到纠正紊乱大脑功能的功效……

方程感谢地想，前几个大夫没有这么耐心，看样子自己特意等到最后是英明举措。他接过药方，同时也接过了一种诧异，因为并没有看到通常的医生口述实习生笔录的情景。走出门口，等候在外面的导医小姐伸手把药方接过去，在前面款款而行，领他穿过走廊。下到一楼，刚才模糊的诧异变得更明确了——这个药方并不是女大夫针对他的病情，口述给实习生，而实习生也没有当场写出这三十来个字——它应该是在他进门之前就写好的！即这是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

导医小姐把药方送入划价处的窗口，不到一分钟，单子出来了：四百七十六元！

方程从梦中醒来。为了四百七十多元的药费，这个“国母”般的女大夫，

轻而易举地将一个正常人当成患者来治。当她不能把他引诱到抑郁症上，还是罪恶般地给抑郁症准患者开了这么多的药。一个失眠患者最容易失去对情绪的控制。方程愤怒地返身重新上了楼。在长长过道疾走之际从一扇扇玻璃窗看到里面一个个令人憎恶的身影。他听到自己浑浊急促地喘息。

女大夫正收拾桌面东西准备下班。看样子她对今天的收成很满意。方程冲了进来。举手把药方撕了一半，然后折叠又撕了一半，再折叠又撕了一半。此刻，他倒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屠宰场！”

有时候，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病患者。

方程情绪难以平复地走到大街上。也许他失去了欢乐的力量，刚才却展示了愤怒的力量。他想到她问他会笑不会，故意往抑郁症上引，他后悔撕药方为什么没说，“面对白衣魔鬼怎么笑得起来？”为什么不说这句话呢？他又想起自己说的那句——“我们这次谈话会以另一种形式在梦里再现”，女大夫竟然有了窘态。他充满恶意地想，这个女大夫要是自己的一个老情人怎么样？当在床上承欢之际突然给她来个中断，进而欣赏她无耻的乞求。还有，他发怒地撕碎药方随手扬起飘散的纸片时，那个自视甚高的“国母”惊愕地躲到墙角的可怜相。这倒像“温水煮青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她应该是一个德行尚好的医生，怀抱治病救人的使命，随着社会深一脚浅一步的畸形线路，便也不易察觉地变成了害人的东西。内在的本质残留在愿望或某个雨夜的回想之中。只是为了提成，就给我开那么多的药，为了提成就诱迫我充当抑郁症患者……方程暗暗庆幸自己对生活有所警觉，许多人上当受骗的事放到自己身上不起作用。假如我是个轻信的人呢？假如我是那几个在我前面看病，满怀新生之望取了药回家吞服的病人呢？我就会以“抑郁症患者”这种身份迅速滑向深渊。作为“抑郁症患者”，我会按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服用更多更昂贵的药，整个生命将从一个痛苦走向另一个痛苦，直至毁灭。而那个“国母”呢，仅仅为了从医药费中获取些许的提成！

笑是个问题，不笑也是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笑，以什么方式笑，会心微笑还是开怀大笑，同样是个问题，自发的笑或者故意迎合别人勉强的笑，更是个问题。该笑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笑了，而那些刻意提醒自己的笑，虽然知道笑了，又能说明什么呢？

5

方程失眠由来已久，并不像他对大夫说的那样只是最近几个月的事。

他说的“最近几个月”是失眠突然加重了。以往的状态属于好好坏坏，头两天没休息好，后两天会有虽然不够用确也能适当弥补一下的睡眠。这年冬天的情况毁了，连续多天一直睡不好，他期望第二天第三天或是以后的第几天，弥补一下，可还是睡不好。

他的失眠不是通常入睡困难的那种，他上床就能入睡，过上两三个小时，自然而然地醒了过来，这时候大概是半夜两点钟。漫长的后半夜像一条无尽的黑色绳子伸向遥远的拂晓，它们一点一点蠕动，盘一个结，再盘一个结。深沉的城市夜晚，他的脑子里活跃着一幅幅画面，那些身边的场景和遥远的往事相互纠缠，直到四点或者五点，当他听到窗外马路上响起清洁工的声音，陷入绝望之际，那些画面才迟缓地一停一顿，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的梦境。

每天晚上，黄紫总是给他准备好助眠的牛奶、醋、水果或是蜂蜜，督促他尽量在十点左右上床，将这些安排好之后，再轻轻关上门，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卧室。方程看着这些食物，唯一的念头是今天晚上怎么样？对他来说牛奶只是助眠，不是营养品，食醋也是助眠液，还有切开放在枕边的水果，试图用弥散在空气中的什么分子影响嗅觉。每天晚上这些东西轮流上岗。任何一个食品都升华到助眠那样的政治高度。什么叫政治呢，政治就是高于一切的东西。睡眠对他而言就是高于一切，就是政治。他还像一个南美土著人那样，对某些食物怀着鬼神般的迷信，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它们起到超自然的功效。可到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喊着后半夜被痛苦全盘糟蹋。

“你看看，”方程指着失眠的脸，可怜巴巴地乞求着，“这张脸给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像不像一块抹布？”

按照方程的说法，他在入睡后两个多小时自然醒来，后半夜的两点钟到四

点钟左右，要么看书，要么翻来覆去想心事，四点多再睡就是做梦了，而这种梦就是在迷糊与清醒之间——几乎可以定性为失眠。

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分歧。黄紫告之多次在拂晓前听到过他的呼噜声。如果对照时间，正是他抱怨的似是而非又很模糊的做梦时分。

他矢口否认：“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我说做梦，其实头脑还是清楚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翻个身都知道。你去卫生间撒尿我都知道。”

“真的打了。”黄紫说，“真的，我听到好几次。”

“不可能！”

有一次后半夜，黄紫在自己的卧室又听到呼噜，披着睡衣，一溜小跑过来，捏着他的鼻头把他给憋醒了。

“捏我干什么？”

“我要让你知道你刚才打呼噜了。”

“谁打呼噜了？我又没睡着。”

“没睡着？”她咯咯地笑道，“在我捏醒你之前，你知道不知道我过来？”

他的头支在床背上，回想了一下刚才情景：“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睡着，想着问题，大大小小……你这样可不好。总是安慰我，为了不让我焦虑而善意地说谎。这可不好，这是对患者的一种不负责任。你知道吗——这是对我的一种嘲弄和取笑。”

她坚持说：“你真的打呼噜了。”

“就算我打呼噜了，就让人家打呗，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好？还跑过来把我捏醒！”

“看看，你说漏嘴了吧？”

“什么漏嘴？”

“你说你没睡着，现在又说我把你给捏醒了。你要是没睡着，从哪里来的我把你捏醒？”

“我刚才……真的打呼噜了？”

“真打了。到了白天，你又吵着喊着闹人，喊什么失眠了。我要让你知道，你没有失眠，你睡得很好，好得直打呼噜！我再问，我捏你以前，跑过来的时候你听到没有？”

他没有听到她的一溜小跑，连哪只手捏着自己的鼻头都不知道，他是从被